

力學、壓力加工教研組召開批判會

劉寶智交待了一些問題

教師們希望劉寶智從思想本質上認識自己

的錯誤、澈底交待言行的動機和所有活動

在7月13日力學和壓力加工教研組聯席會上，劉寶智又一次作了檢查。他說從解放到今天，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以舊眼光來看新事物的，錯誤地認為整風是“大勢所趨，讓平時肚里有苦水、頑固的老年教師發洩發洩。”並以“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為護身披，加上報復情緒，而夸大缺點，丑化領導，不是和風細雨，而是打擊報復；同時受了光明日報的影響，自己立場有問題，成了右派分子搖旗吶喊的小卒。不信任黨，下結論認為黨委不能領導學校，認為鋼院黨委無決心把風整好，而要求上級黨委派人駐校主持鳴放，目的是希望至少在整風後撤換一些人，就是他平時有意見的人。在言論上為証實黨委的缺點而夸大、歪曲事實，與己無關的問題如評薪，民主黨派地位問題也都是小事夸大。在行動上是在人事檢查工作中，來檢查黨內“宗派”，並認為黨領導不能檢查好，並要求檔案公開，想乘機看看自己的檔案。對於不滿意領導的尖銳意見，給以同情，所謂物以類聚，如對劉景芳、劉叔儀的關係上。總之是立場不穩，加上自高自大，報復情緒，造成了嚴重錯誤，確是達到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邊沿，表示非常沉痛，今後要作一個“安分守己”的教師。

此外交待了幾件事情，如：

1. 曾兩次談過黨委決心不夠；
2. 曾談過兩個檢查組是“兩個缺口”，一查福利金、一查人事，來檢查宗派主義；
3. 與福利金檢查組陳昇平的關係；
4. 關於提倡召開55年前老工友大會問題；
5. 與劉景芳的關係；
6. 陳德滋到劉寶智家的問題；
7. 關於談機械系專業問題的始末；
8. 和陳先保的幾件事；
9. 找沈光亞的問題。

大家認為劉寶智交待了一些問題是好的，但很多是着重談了別人已指出的問題，並沒有從思想本質上認識錯誤和澈底交待言行的動機和所有活動。大家指出，從他全部發言和活動來看，決不是僅僅為了撤換幾個領導問題，而是反對黨的領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更不是站到“邊沿”上。

力學教研組以前有顧慮，是由于受了蒙騙。劉寶智在教研組的活動却未談，他的態度是不老實的，認為自己還有些群眾基礎，大家提醒他現在不同了，大家看清了，要他認清當前形勢，徹底交代，從資產階級的交椅上走下來。不要再以“言者無罪”為護身披，反社會主義之言是有罪的！

(力學、壓力加工大字報組)

看看高槐蔭的言行

張玉純 祝伯豪 王叔夜

反對黨的彙報制度

他說：“我們科里的溝和壩，還具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個別黨員以監視群眾而自居。”他認為黨員的彙報是作便衣警察的工作，因而在行動上就打擊黨員。整風中，他質問黨員楊建斌：“是誰叫你彙報的，是黨委還是總支？是支部還是支部書記李石洋？”接着他威脅楊建斌說：“你彙報了些什么，把你的日記本拿出來與我的記錄本對照一下……你趕快把記的那幾頁給我撕掉！”

也可能有人認為這是對楊建斌一個人的問題。不，不是的，他是做賊心虛；不允許黨有彙報制度，是對整個黨的彙報制度進行攻擊。

到處煽動群眾向黨進攻

整風運動開始，他就在群眾中散佈了一種“將來黨會報復”的謠言，而暗地里却進行一連串的陰謀活動，例如：

他到基建科向丁國君說：“你們科還有兩位拍馬屁的，怎麼不提呢？”他到工友室發動工友簽名，要求開除“周海清的黨借”，仲廣文的家由農村搬來，因沒有帶來什麼傢俱，也沒有損失什麼傢俱，故組織未給發安家費，高槐蔭得知後，他立即寫大字報，仲廣文不同意他的意見，但高堅持貼出，企圖煽動群眾對黨和領導不滿；他煽動黨員孫德勝、楊建斌說：“現在不能接近李石洋。”以借此挑撥離間黨員之間的關係，使黨員脫離組織。

丑化黨委領導及黨員

在他所寫“西江月”中對王總務長加以丑化和誹謗，例如徐大夫的問題，高捏造事實，給總務長造個罪名。由於他的煽動，很多人出大字報要求撤銷總務長的職務。還有，他說：“十只燒雞大前門，連升三級是奇聞，試問誰能為此者，總務長官王慕林。”（這個污蔑，王大夫本人已作過聲明），他把革命看成是過

去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封侯、封王，故把總務長叫做“官”。接着，他又把總務長描寫成一個封建官僚的典型，說什麼：“沙發椅上的小酣，鼻上徐徐青煙，各種事情有人管，與我王某何干。”象高槐蔭這種對王總務長極其惡毒的描繪是別有用心。另外請看他對李石洋的批評也不是善意的，而是想一棍子把李石洋打死，而另有惡心。如他謾罵李石洋時說：“不能怨恨爹娘，也曾逃過戰場，悔恨當年轉業早，否則豈止上將。”我們認為他這不是對李石洋一個人的謾罵而是對轉業軍人的謾罵。

劉寶智的小走卒

運動開始時他以兩面派手法，取得了某些人的擁護，而選為人事採用檢查組的成員。劉寶智選中了他，把他當為“活字典”，叫他作主要工作，高認為時機已熟，便在下面大肆進行活動，到處搜羅材料，好為劉寶智向黨進攻的資本。反右派鬥爭開始了。財務科貼出了質問“劉寶智為何要檢查行政人員的檔案”的大字報，他立即向劉寶智彙報；同時還到供應科，總務科，財務科，設備科指責大家：“你們有什麼根據質問劉寶智，根本沒有這個問題，誰寫的大字報，誰負責。”他又向小組長王叔夜佈置說：“你收集一下，大家到底對檢查組和劉寶智有什麼意見。”他為右派分子劉寶智當走卒真是不遺余力，大家不難理解他與劉寶智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但是在此次反右派鬥爭中，他仍執迷不悟，不願交代他與劉的關係的問題。總務長和于處長與他談了四次話，目的在於启发他站在黨的立場上，向右派言論展開鬥爭，他不但沒有很好接受，反而在會議上繼續迷惑群眾說：“兩位處長叫我揭發劉寶智，但我已揭發了，如‘三派’問題，為何還叫我揭發，我不滿意，我不能捏造。”

高槐蔭言行的總目的是向黨進攻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高槐蔭言行的總目的是猖狂的向黨進攻。是進攻黨委，雖然他盡力說成是對李石洋，總務長，楊建斌的進攻。但在鐵的事實面前，如何詭裝和狡辯都是迷惑不了群眾雪亮的眼睛的。

在一次黨委召開的職工座談會上，因當時黨委委員都有事，指定總支書記張奇同志代為主持會議，高槐蔭便起來挑撥攪亂，提出質問說：“黨委為何沒來一個人，難道黨委一個人也沒有嗎？”接着，很多人便起來大喊，“黨委不來人，我們便不開會”結果張奇退席，林楠同志來了，座談會才算能開下去。我們要問高槐蔭，你這是什麼思想？你是相信黨嗎？！

他對工資不滿，而挑撥某些人要來個工資“重評”。他說，“在工資問題上可以毫不夸大的說，普遍的存在問題”，“我們希望削平高山填溝渠，使偏高的拉下來，使偏低的得到補償。”在他的煽動下，確實有很多人要求重評工資的趨勢。如繕印科就出了很多大字報要求重評。

他對肅反不滿，他認為肅反是斗錯了他，暗中監視他，有二十多人站崗。可是事實並沒有開過一次會鬥爭他或批判他。這全是捏造，企圖挑起大家對肅反不滿。

他說：“我與黨群關係是不夠正常的，它影響了工作的開展，使本來熱愛黨的人變為懼怕黨了。”這是有意夸大黨的缺點，把黨形容成“老虎”，人人見之懼怕。他說總務長是個“官”，這並不是他一時不慎，言詞過重的問題，而是有他的右派思想意識的。例如他說：“黨委為何不可以離開‘寶座’，深入基層？”由此可看出他認為黨委是在坐“寶座”，居“皇宮”。這與劉景芳、劉寶智談的“黨委是封建統治”，把革命看成是改朝換代，奪取了蔣介石的江山，共產黨坐了江山，是換貌不換質，都是做“官”的說法是一模一樣的。

兩條道路任你選擇

總之，高槐蔭一系列的右派言行和目的是什麼呢，我們看得很清楚。用他自己曾經說的話來說：“我若是在鋼院早就入黨，當科長了。”這一方面說明，他如劉寶智說“黨原來是老虎皮，一入了黨就可以耀武揚威，就可以說江山是老子打的，吃喝就夠了”的說法是一樣的。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進攻黨委的目的，是想當個科長，甚至處長……一直往上爬。高槐蔭這種對黨的看法，完全是對我們偉大純潔的共產黨的歪曲和侮辱。在高槐蔭醜惡的思想深處，是不喜歡社會主義制度的。他是想叫資本主義在我國復辟，他是有階級仇恨的。我們正告高槐蔭，你要老老實實認錯；交代問題。你是要自絕於人民呢，還是要重新做人呢？兩條道路，任你選擇。

辟謠小記

奚文傑

時間：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

地點：民盟召開的批判趙錫霖的大會會場上。

甲：……悉聞，趙錫霖說由於他在鞍鋼對蘇聯專家沒有解決的薄板軋制粘膠問題提出了自己正確的方案，而構成了在肅反時被批判為反蘇的根據。是否有此事實？

趙：（故作鎮靜地說）：是……是這樣的。

乙：很奇怪，在我的記憶里似乎是在批判趙錫霖的肅反會上，根本沒提及什麼“薄板粘膠”問題。

丙：……只因為趙錫霖說希特勒德國和蘇聯差不多而被批判了。

趙：（有些恐慌，支支吾吾地說）：這……可以查對一下當時會議的記錄。

方：在會議記錄上並未發現有關“薄板粘膠”的問題。

趙：這……這也許……在我的個人檢查里。

方：在你的個人檢查里也沒有。

趙：（狼狽地攪拌地說）：這……這也許是我的主……主觀感覺罷了……。

劉寶智“頌”

机一 崔伯超

寶智陰謀鬼計多， 豈料遇到非懦客，
賽過“神仙”二諸葛； 撒掉蒜皮雞毛撥；
雞毛集來作利箭， 揭開外衣觀深處，
蒜皮當刀不用磨。 蓄意反黨把權奪。

趙錫霖第三次大點火的實質

相59.4 秦 孫

六月三日趙錫霖在相三座談會上進行了一次規模更大的點火與煽動工作。在這次座談會上趙錫霖更大膽的別有企圖的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一些全國性的問題要聯合校外學生，要聯合全國學生才能得到解決。”下面我們就舉出他所認為的全國性問題中的一個例子來加以分析，看一看趙錫霖提這樣大的煽動性口號底目的是什麼，實際是什麼（趙錫霖的所謂全國性問題是很多的，如肅反問題等，在此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分析）。

他提到關於目前我們的高等教育制度：誰來辦校、畢業設計、畢業分配、開哪些課程、選修、考試制度……等的一系列問題；他認為這些是全國性問題，我們認為這些的確亦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但是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還有著與趙錫霖根本分歧的看法。他誣蔑我們的高等學校是三害辦事處；培養的學生從一、二年級開始，大腦皮層就刻著深深的條條，是會獨立思考的木偶，是會展翅高飛，象關在籠中的小鳥。趙錫霖對我們這種極盡譏諷和冷嘲是全部否定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制度的；另一方面，他是崇拜希特勒時代的柏林高工的，而且夢想把社會主義的大學變成柏林的高工。因而在趙錫霖心中要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只能是用他的辦法，即要我們去聯合校外和全國的同學來解決。我們認為在高等教育中，雖有一些缺點，但不是根本性的缺點，不象趙錫霖所認為那樣。況且這些缺點是完全可以通過學校領

導上的途徑來解決的。

趙錫霖這樣否定我們的教育制度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從趙錫霖自己的發言和談話來証實，他是為了達到他的“內行人”來辦內行事，不要黨來領導高等學校，從而個人可以篡奪學校的領導權。

趙錫霖在五月二十五日教授座談會上談到要立即成立校委會（包括教授、講師、助教、職工、同學代表）以無記名投票選舉；另外趙錫霖在相二座談會上說柏林高工的校長或系主任都是學術上的權威，如果按趙錫霖的說法用無記名的投票來選舉校委會，那麼那一個選得上呢？黨委會委員在趙錫霖心目中是不可能的。因為趙錫霖認為他們非內行人，更不是學術上的權威，那麼選上的當然是象劉景芳、趙錫霖之流。趙錫霖當然可以並不費力氣的當上他自己所說的系老板或鋼鐵大學校長。個人目的達到了，這樣趙錫霖當然就不至於如在五月二十五日發言中所指出的：教研組主任有職無權，如拍成電影給國外看看將是填表員、招待員、收發員……的電影，而這又將是另一部電影。在這部電影中，我們將看到的是趙錫霖大權在握，儼然老板自居，人事評薪都可自己暢所欲言，而此時的鋼院即將變成柏林高工的樣子，鬧哄哄的就如股票交易所討價還價，大亂一場。

由此可見趙錫霖的野心是很大的，他在此大相三座談會上更大的點火與煽動，使人更可以看出他一副醜惡的面貌。

了新三反？犯了黨紀？嗎？！

我院老干部班的極個別同志在作風上，的確存在某些缺點，是值得批判的，但問題在於站在什麼立場上來幫助他們。劉寶智所站立場是令人懷疑的，不是在幫助老干部班部分同志克服缺點，而是在給老干部班同志畫“惡象”，把他們個個畫成一幅“老朽”象。例：“特權待遇特權享受，天下的不平事孰有過如此……”我們認為運動開始時，在同學中很多人說老干部班的同志是“老朽”，把老干部班請出鋼院。這與劉寶智“畫象功績”是分不開的；說得更明確一點，劉寶智的言論的確起了興風作浪，鼓勵部分同學排擠工農革命幹部學生的作用。

其次劉寶智認為老干部班同志沒有資格吃高級知識分子食堂，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論學術，的確老干部班同志比劉寶智差的遠，然而論社會科學或革命鬥爭經驗，我想老干部班的同學完全有資格與劉寶智並肩而坐。

從上述內容不難看出劉寶智借此次黨整風時機，大肆向黨進攻，並在某些條件成熟時，劉寶智再來上一個“推浪助瀾”，企圖把黨委擠下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治校問題上的右派言論

高瀾慶 馬英芳

談治校問題，我們覺得應遵守兩個原則：

1) 保證培養出來的人材滿足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2) 要堅持黨的領導。而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脫離了這個原則，也就離開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就我院一些同志已發表的治校主張中，我們認為有兩種言論是不正確的，是脫離上述原則的；一個就是劉景芳提出的“內行人”治校，一個就是馬如璋提出的“民主”治校。

關於“內行人”治校的實質，方正知先生在“內行人辦校的實質”一文中已經談得很清楚了（見院刊85期），我們不預備多談，只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內行人辦校後果：有的內行人就主張取消幹部特別班，如果這樣的人辦校，我們很難貫徹黨的學校向工農開門的政策；有的把聽取蘇聯專家意見比之為和往日崇拜“洋大人”毫無二致，這又怎麼能貫徹毛主席說的“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的方針呢？也許有人說：這種內行人還是個別的，但不能不引以為戒。同時，大多數的“內行人”（劉教授指的）對社會主義教育方針政策還是外行的，馬列主義水平還是不高的。因此，“內行人”治校既未明言取消或削弱黨的領導，也不能保證辦出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等學校。

關於“民主”治校問題，我們同意汪棟鈞同學在“與馬如璋同志商榷如何治理學校”一文中論點（見院刊83期）——實質上與“內行人”辦校同歸於宗。

正如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論點”中所談到的：“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是對集中而言，……是一個統體的兩個矛盾着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強調其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領導原則，一切工作都要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只有在黨的領導下認真地貫徹民主集中制，才是真正民主的。單純強調民主是錯誤的而把黨委領導與發揚民主對立起來是更錯誤的。當然提倡民主治校的人會說：這樣並不是取消黨的領導，只不過是改變黨的領導的方式而已，即通過選入院委會的黨員領導。但這不就取消了黨委對學校的組織領導了嗎？取消組織領導至少也是大大地削弱了黨的領導嗎？我們不必作更多的分析就不難看出：所謂民主治校只是譁眾取寵的，而實質是取消或削弱黨的領導的東西。

因此，這兩種治校言論都是右派的。

更正

院刊103期第四版“是放火手也是助燃風”一文中第四條“給冶金系行政……”更正為給冶金部、系行政……。

更正

院刊103期7月13日“關於機系人數過剩問題”第9行“157倍”應改為“15”倍。

略評劉寶智的言論

軋60.2 一 半

看了劉寶智的兩次發言及其在院刊上發表的文章後，我感到他在問題提出的層次上，是採用了由小到大、由淺到深、由家常瑣事到全面的以點到面的述事筆法，最後再以舊案重翻的方式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反黨。劉寶智這種述事“技巧”頗似“軟刀”一樣宰割了很多人。

劉寶智的反黨言論不是偶然的

劉寶智的反黨言論不是偶然的，是有歷史性的。他抓住個別黨員某些小缺點，作為誣蔑與譏罵黨的資本，鬧個“惊天動地”，達到其“吃不了，還得兜着走”的目的。比如：一年前他與王慕林同志因發生了一點小糾紛，便視此事如天大一般，致函院方各級領導，“申訴冤仇”。當領導上說：“王慕林還不夠開除黨籍的條件時，劉就給領導上背上一個“袒護黨員幹部”的黑鍋；索性又從王慕林同志罵起罵到罵遍了全黨。說什麼“無怪乎人家都說黨原來是老虎皮，只要參加過黨，就可以耀武揚威，就可以說江山是老子打下來了，應當享受一點。不管是否能作事，就憑這一點吃喝不盡了。”大家看！這就是劉寶智以點及面的筆法，這就是劉寶智對整個黨的評價。劉寶智怕人家不相信，還特意在談話里借用了“人家都說”之語句，請問劉寶智你所謂“人家”二字是指的什麼人？是工人？是農民？還是其他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擁護共產黨領導的人？！顯然不是，只不過是劉寶智把自己說成“人家”而已。大家都知道，黨是由具體的黨員組成的，全國有一千多萬黨員都給劉寶智罵遍了。不難理解劉寶智的反黨言論絕對不是偶然的，“偏激”的，而是有歷史性的。他完全是站在與黨對立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對黨大肆譏罵、誣蔑，這與葛佩奇的“殺共產黨人”的言論相比只不過是“文、武”之別而已。

嚴重的歪曲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

劉寶智說：“工作了將近三十年，還是被人家喚之來，揮之去……”；“很多教師思想很苦悶，向黨靠攏不上……，特別是有些積極要求進步的同志，主動的找黨支書談話，不是表示不耐煩，就是听着听着酣然入睡……”，我們知道黨從來就是重視知識分子的，黨把知識分子看成是國家寶貴；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定的評價，對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給予一定地位。近幾年來在知識分子中發展了一定數量的黨員，在生活上給知識分子一定照顧，又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以便

發揮知識分子的潛力。然而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劉寶智用黑色眼鏡，有意瞞着良心說謊話。劉寶智的社會經驗比我們這些年青人豐富得多，請劉寶智回顧一下往年：對核變研究有一定成就的錢三強夫婦，滿懷信心的回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然而舊政府給予他們的支持是空空如野的三間小破房；知識分子李公朴，聞一多，竟遭暗殺；有的人物如郭沫若先生在昆明被特務用石頭打破了頭。請劉寶智深思一翻，難道過去反動的統治者是重視知識分子嗎？說句良心話，到底誰把知識分子“喚之來，揮之去”？到底是誰把知識分子列入下等？！

把選舉制度歪曲成不民主

劉寶智說：“用上學期海澱區補選人民代表作例子，美其名是黨、政、工、團、民主黨派醞釀的候選人，實質上是包辦代替……，我個人認為通過這次選舉是鋼院的黨在群眾中喪失信譽的開始，嚴重剝奪了群眾的民主權利，是扼殺民主的作風。”我們知道歐美資本主義的選舉是用賄賂方式爭取選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的選舉也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廣大的勞動人民很多人還沒嘗過投票選舉的滋味。有些愛國人士喊了聲“要求民主”，竟被加罪名為“政治犯”立即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或被送上絞架。象這種情況才是不民主，才是真正的扼殺民主！但是劉寶智你為什麼顛倒是非，竟把現在的真正民主與選舉制度說成是“扼殺民主，黨包辦代替”呢！很显然這是在把我國選舉制度與歐美資本主義的選舉制度，等價齊觀的，這真是一個九十度的大歪曲！

“貪贓枉法，營私舞弊，把新生的鋼院搞得一團糟”

“吃苦在人前，享受在人後”是每個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品質，但是在某些條件許可或不違犯黨與人民利益的前提下，黨也並不是不照顧黨員的利益。但是劉寶智就不是這樣來看問題的。他認為既是黨員嗎，不管什麼特殊情況如何，因此看到魏院長接受了一百元福利金時就大揮筆墨作文章，污蔑魏院長是“享受在前，吃苦在後”。這種見解太不公平了。誰都知道工會會員之一的魏院長與其它會員一樣有享受工會會員的一般權利與義務。福利金就是以資濟貧用的，如果見貧不濟，何能名曰福利金。何況魏院長家境當時確實困難（時常借錢補充開支）。奇怪的是劉寶智不看此情，而只管把大筆一揮寫道：“貪贓枉法，營私舞弊，把新生的鋼院搞得一團糟……”。當魏院長退回福利金時劉寶智卻又來上一個“一進二、二進三”的論調——“太沒有原則了，應把此事引為一生之污點……”。奇怪！這到底算什麼污點？難道這是劉寶智所說的：“犯了貪污？犯

駁馬如璋、李救功“三害根源於黨委制”的謬論

余瀟陽

为了篡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在治校方針这个問題上，资产階級右派紧紧地抓住一个重要論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是黨委制。鋼院右派分子刘景芳正是拿这个“論据”向党发动进攻；刘景芳認為，鋼院黨委都是些外行人，而教学听黨委指示，黨員在学校决定一切一切，这就是鋼院“三害”的来源。因此，要克服“三害”，就要取消黨委制，就要中共中央放棄“黨委治校政策和制度”，“把学校交給內行人來办。”

在这个問題上，馬如璋和李救功竟与刘景芳一唱一和。馬如璋說：“我院过去是院長負責制，后来是黨委制，實質上是黨員治校，因而老教師就沒有發揮了作用，形成了三害危机。”（工会通訊第52期）根据这种观点，馬如璋对黨委集体领导下的院長負責制抱有特殊的反感，他指責过去鋼院黨委是一些自認為参加革命多年的人在那里进行“远距离操縱的遙々领导。”因而他对“內行人治校”就十分贊賞，並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他一套把决策权交給所謂由全院普选产生的院务委员会的方案。李救功甚至認為，如果按照馬如璋提出的治校方案来办学校，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三害”的可能。（見工会通訊第52期）

馬如璋、李救功这种“三害根源於黨委制”的謬論根据何在呢？請听听他們的見解：“由于学校事由黨委会討論决定，而党外人士的意見可能做为意見之一。这使得党的干部的作风簡單化而不去征求群众意見，不走与群众商量的群众路綫。”（北京鋼院75期）

在这里，馬如璋、李救功把黨委討論和决定高等学校重大問題同走群众路綫完全对立起来。在馬如璋、李救功看来，如果学校的大事情由黨委会討論和决定，而黨委委員“不太懂鋼院工业教育”，不懂馬如璋所說的业务，又不是內行，那末就会使得黨委同志不去走群众路綫，看来，“三害”就从这个地方产生了。根据这点，馬如璋、李救功对黨委会有最后决定权頗感不滿，在他們看来，因为这个决定权缺乏群众基础，所以，他要否定黨委的最后决定权，要把这个决定权移交给按照馬如璋、李救功所想象的由普选产生的院务委员会。

事实毕竟和馬如璋、李救功所說的正相反，过去院長負責制和黨委集体领导下的院長負責制，都貫徹了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黨委对学校重大問題的討論和决定，基本上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綫，从而使黨委的领导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正因如此，几年来的鋼院才能基本上完成了教学改革，才能使我院的发展方向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实际上，人們所稱的“黨委治校”，並不是由黨委直接向行政部門下命令，也不是直接指揮一切。而是通过黨委对学校重大問題（包括教学、行政、科学研究和政治思想工作等）的研究和決議，由行政上黨員負責同志

（例如由院長或副院長）去貫徹执行。黨委的討論、决定以及由院長貫徹执行的过程，就是将群众意見集中起来，經過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解釋，使群众坚持、执行並发生效用的过程。在这里，黨委集体领导下的院長負責制是同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相結合的。黨委集体领导和对重大問題的研究和決議不但不排斥走群众路綫，而只会利于走群众路綫。因为决定黨委走不走群众路綫主要是我們党的性質（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熟悉走群众路綫的党）。对个别黨員來說，走不走群众路綫主要是取决于他个人的工作作风。而黨委集体领导下的院長負責制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避免决定問題的片面性，避免重大錯誤的发生以及使党更充分地运用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从組織制度方面起了保証作用。当然不是說鋼院黨委过去走群众路綫过程中沒有缺点，但是不能夸大这个缺点，說鋼院黨委过去沒有走群众路綫。

馬如璋、李救功的錯誤在于：把个别黨委同志沒有充分运用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或个别問題的決定沒有征求群众意見的情况看作是黨委制的必然产物。他們把党的集体领导和走群众路綫完全对立起来，从而得出“三害”的根源是黨委制这种謬論的結論。馬如璋、李救功从这个謬論出发，就必然走上企图取消高等学校党的领导的道路上去。

我們認為，鋼院黨委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产生完全不是由于象馬如璋、李救功所講的那种原因，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某些黨員的民主作风不够；（二）思想方法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另外，由于經驗不足，知識不足也可能在处理某些問題的时候产生片面性或錯誤。

根据以上分析，就不难看出馬如璋、李救功的“三害根源於黨委制”的論調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也是极端錯誤的。而李救功所認為不要黨委集体领导下的院長負責制，而由“民选”产生的院务委员会（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三害”的可能，这种說法更是十分謬誤的。当然，我們不是反对关于治校形式問題的討論。我們所反对的是：把高等学校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看作是黨委集体领导下的院長負責制的必然产物。馬如璋、李救功在“三害”根源問題上的言論，同右派分子刘景芳的言論是一丘之貉；在这問題上，号称共产党员的馬如璋李救功不折不扣地做了资产階級右派的代言人。正如杜新維同志在“整风和反右派的斗争”一文（見7月8日院刊）中正确的指出：他們的思想是资产階級思想在党內的反映。在资产階級右派进攻期間，事实上起了第五縱队的內应作用。他們在破坏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沒有任何本質的区别。

論“內行”

揭劉景芳、馬如璋、李救功所提“內行人辦校”這一口號的本質

李 濤

“內行”一詞是古已有之的。但是近来特別为某些大知識分子所津津乐道，这絕不是偶然的。假如我們把它同当前的政治形式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个本来是日常生活的普通概念，現在却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历史上，革命或反革命的階級或政党、集团或个人，为了达到革命或反革命的目的，他們总要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政治口號。表明他們的政治立場，指出他們的斗争方向，借以爭取革命或反革命群众，达到他們欲达的目的。

政治口號能起動員、組織群众的作用，能起教育、指导群众的作用；能迷惑、麻痺群众；能推动运动之来潮，改变斗争形势。总之：政治口號有重大意义。唯其如此，所以不管革命或反革命，对一定时期提什么政治口號，都很重視。

某些政治集团或个人，由于个人野心，利令智昏，也会在一定条件下提出政治口號，借以爭取群众，博得同情，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近一些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就是利用“內行”这一引人入胜的政治口號，爭取气味相投、立場不穩的分子向党对立。然后，暗施鬼

計、縱橫捭闔，企图把党从高等学校赶出去。

贊揚这一口號的分子，虽然不一定是右派分子，但多少总有自己的打算；受这一口號所迷惑的人們，虽然不尽是有个人野心的傢伙，但是，他們气味相投，立場不穩，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刘景芳所提“內行人办校”的口號，就是一个政治口號。这个口號引誘了一些立場不穩或对党怀有敌对情緒的人物。馬如璋和李救功是这一口號的狂热支持者。他們打着帮党整风的旗子，以專家、馬列主义者自詡，对党的领导进行惡意的謗謗。他們的这些行动难道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热爱这一口號，他們的气味相投、心心相印，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

“难道你們贊成外行人治校嗎？”看来这个反击是强而有力的。可是，反对“內行人办校”之說的人們，並不是贊成“外行人治校”的。坚持“外行人治校”，那叫倒退或反动。我們反对“內行人治校”口號，因为它是一个政治口號，反动口號，是別有用心的分子滿足自己政治野心的口號。这就是我們反对这一口號的原因所在。

“我們提出这一口號的动机是好的。”先

生，你們的动机的确不坏！不过这是从你們的立場出发考虑問題。要用工人階級的立場衡量一下，不仅認為你們的动机很坏，而且認為这个口號在当前条件下，出自你們之口，就不能不是反动的。为什么？因为在你們的“良好”动机背后，隱藏着一股杀气。你們就是用障眼的手法、动听的口號；号召群众，煽动群众，把“外行”的共产党人从鋼院一脚踢出去。

先生！要知道：你們的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錯誤的效果就是来自于錯誤的动机。

“你們應該全面看問題。反对断章取义！”先生，你們說得对，我們正是这样。我們既研究你們的动机，更考察你們的目的。既分析你們文章的中心、細节，更推敲你們文章的精神、實質。正因为这样，我們发现：不仅你們的动机很坏，而且你們的目的也是反动的。我們所以敢于当众宣佈你們是资产階級右派分子，結論就是全面探討了你們的大作之后得来的。如果我們的方法沒有用錯，那就必須感謝馬列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同一个口號，同一种形式，因为提出的前提不同，內容不同，它会表示完全相反的性質。

“一切政权归苏維埃。”这个口號是列宁提出的，完全正确的。米留可夫等反革命輩也曾贊成这个口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布尔什維克参加苏維埃。“拥护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維埃”——这就是米留可夫当时所提出的口號。

“內行”也是这样。当毛主席号召我們全党“向一切內行人們（不管什么人）学經濟工作”的时候，这个口號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当这个口號为不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用以排斥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党的作用的时候，它就是反动的。一切都以時間、地点、条件为轉移。

“我沒有取消党的领导，因为我所指的內行人中是包括黨員在內的。”“我沒有否定党的领导，因为我說对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是必要的。”这不过是詭辯，在你們对党的领导下了“死刑判決”之后，又給它留了一个監督崗、清談家和資料室的位置，这不仅对党的领导是一种侮辱和嘲弄，而且你們这种鬼域伎倆，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惡目的。你們知道：公开提出取消党的领导，是惊心动魄的，会激起人們反对的，会暴露自己意图的。干脆玩一个花样，給自己穿上一件美丽的外衣，在外表的掩盖下，施展你們盜名欺世的本領，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把领导权夺归己有，这就是先生們所企求的目的。

“你們太过分了。我們的目的是何尝不是这样，內行人办校是件好事，有什么政治目的（？）”先生，恕我們“不仁”，我們就是要这样观察問題。因为在中国，在现阶段，階級还存在，階級斗争並未熄灭。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們就不能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观察問題。不是我們不仁，而是你們不义。用階級观点考察問題，这是我們的立場，是馬克思、列宁教給我們的。尽管你們裝出一付“若有所屈”的样子，階級分析的方法我們还是要坚持的。天真就是糊涂，温情就是犯罪。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表示怯懦、表示动摇，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行为。

帝国主义算定我們党不能办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他們站在一边，等待我們失敗，希望我們永远愚昧无知。

一些心灵齷齪、狂妄自大的大知識分子（因为他們不懂或憎惡階級斗争的知識，所以頂多也不过是半知識分子），他們認為共产党註定办不好高等教育。他們站在一旁幸災乐禍，等我們“无可奈何”的时候，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振臂高呼，持竿而起。“高等学校交我們內行人來办，共产党是外行，應該从高等学校滚开。美哉、善哉；从此以后，这块天地是属于咱們大知識分子的。什么党的政策，什么社会主义，办教育就是办教育，教育是超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也是超階級的。政策就是咱們文人學士的头腦，社会主义就是公道、正义。”

的确，曾几何时，一块小小的乌云从天的一角，悠然升起。它曾經遮盖过几小点肥田沃土，引誘过一些經不起考驗的动摇分子。然而黑暗终于为光明所代替，当烈日騰空的时候，看来是气势汹汹的黑子，他們收斂斂跡了，掩旗息鼓了。但是他們沒有誠心誠意的放下武器，他們且战且走，且退且攻，准备“保全”自己，伺机而动。不行！俗話說得好：“打蛇不打头，再过三年來报仇！”反右派的斗争，必須坚持下去，直到彻底征服他們为止，到他們繳械投降为止。

右派分子孫明久狡辯抵賴

在事實面前拒不交代問題

向人民請罪舉手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俄政體部門委員會

孫明久的醜惡面目，借黨整風猖狂向党進攻

俄文教研組教員孫明久，自從整風運動開始以來，就趁此機會向党展開了猖狂的進攻。他在俄文教研組的幾次鳴放會上，根據一些擴大的、歪曲的和捏造的事實材料，對教研組內的黨員進行惡毒的咒罵，說呂貴麟是“太上皇”；說李育是“牌位”，是“來當官的”；罵呂貴麟和教研組主任喬丕成教授是互相吹捧，互相包庇。在他給院刊寫的稿子“我要發言”和對同學的談話中，對黨的方針政策，大肆污蔑，說今天沒有真正的民主，人權不能受到保障，說人民多年以來忍受着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長期的摧殘和壓抑，說肅反是破壞法制，侵犯人權的，等等。他並“感慨”的提出“今天是黨天下，還是人民的天下了？”充分暴露了他的“黨天下”的思想。不但如此，他還在教研組教員和同學中進行煽動，企圖擴大影響，在教員中秘密召開“老教師會”進行點火活動，說團的聯繫群眾的方式是“人釘人”，說黨員呂貴麟一手破壞了教研組內的團結等等。有些教員在他的煽動之下，也在教研組的工會小組會上對黨員及黨團的工作表示不滿；在學生中，他說教研組內有人壓制鳴放，許多好的同志呆不下去了，要調動工作，他要學生不要偏聽偏信，鼓動同學收“美國之音”等等。他在教研組會議上，只許他自己鳴，只許他自己歪曲和根據捏造的事實向党進攻，不許別人表示異議。當別的同志在會上指出某些“事實”時，他就勃然大怒，說別人“壓制鳴放”，辱罵提不同意見的人是拍馬屁，最後，竟以中途退會和申明不參加會議作為威脅的手段，以達到壓制別人對他的反批評的目的。但下面仍在大肆活動，與本院大右派分子劉景芳和陳德滋勾勾搭搭，跑到劉家中去面受機宜，並且串連某些教員去高院長那里請願，給周總理寫信，到處探聽黨團的秘密。這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激起了廣大同志的極大的憤怒，紛紛要求給以反擊，加以徹底的批判。

思想檢查極不老实，裝瘋賣傻狡辯抵賴

從七月六日開始，俄政體部門委員會召開了三次全體大會，批判孫明久的右派言行。在會上，俄文教研組許多同志揭露了孫明久在底下的許多秘密活動和言論。許多同志也分析批判了他的黨天下等右派言論，並且提出了許多問題質問他。大家都要求他能夠在群眾面前作深刻的檢查，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真正悔過，向人民繳械投降。但孫明久在會上却採用了兩面派手法，他一共進行了兩次發言，內容都是空洞無物，說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對重要問題避而不談。這樣就更激起了群眾的憤怒，在十日下午又召開了小型的部門會議，繼續批判他的言論，要求他當場解答大家提出的問題，追查他的思想動機和組織活動。

孫明久在七月十日的會上，態度極端惡劣，用盡了右派分子所慣用的狡辯、欺騙、避重就輕、矢口否認、推于外因、裝瘋作傻、反復翻案、扣大帽子、泛泛而談等各種伎倆，激起到會同志的普遍憤怒，一致要求孫明久要端正態度，老老實實地回答問題。

孫明久無中生有、歪曲捏造、說我院肅反運動時，把很多人當反革命分子鬥了，結果一個反革命分子也沒鬥出來。並為此曾上書周總理及四處造謠。當同志們質問他根據什麼這樣講時，他竟裝模作樣地說：這是根據他沒有看到學校向被鬥的人公開道歉（？）。

當同志們進一步告訴他，他這樣解釋不僅不合邏輯，站不住腳，而且文不對題時，他又搬出他在本單位沒有看到逮捕或宣佈過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可笑理由。同志們立即揭露他這種詭辯伎倆，駁問他說：你沒有看到本單位逮捕或宣佈反革命分子並不等於全院就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部分從來也不能包括整體。他被問得啞口無言，理窮詞拙，就又企圖轉移目標，製造困難，說什麼我記不得信上是怎么寫的了，企圖趁原信當時不在手頭，拖延時間。當有人拿出他的原信抄本，並當場朗讀出他的原話確系如

此時，他又要求親自看看。始才承認。當他親自看過無法抵賴時，他竟血口噴人，否認抄本的真確性，非要求能看看原信不可。這充分表現出孫明久多方抵賴的惡劣本質，也表現他理窮詞拙、無法抵賴的丑相。

造謠生非，孫明久的思想和言論極其反動

孫明久還向同學煽動說，黨如果不及時整風，就會爆發匈牙利事件第二。當同志們問他，這種說法有何根據，為什麼要如此煽動時，他起而矢口否認，後在鐵証面前無法抵賴時，就大肆“刪改”自己的原話，只承認他說過，矛盾如果長期不解決，就可能爆發匈牙利事件。孫明久這種避重就輕，狡猾抵賴的態度遭到了一致的譴責。許多同志根據他在院刊上發表的文章及他與同學的談話材料指出，他並不是說長期以後可能爆發，而指的是如果不搞整風的話，立刻就會爆發。親自聽到他原話的相2.2艾寶瑞、潘且光同學特地趕到會場，出席作証，說在他們班的一次團日會上，孫明久親口說過，“如果不整風就會爆發匈牙利事件。”而沒有什麼“長期以後”“可能爆發”等句。孫明久在人証物証面前，無法抵賴，又裝瘋作傻，說他現在記不清了，當時可能是順便偶然講講，想得不够周到以致如此，並企圖全部歸之于外因，說什麼他所以會有這種看法是受了人民日報社論和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周總理在杭州與隨同伏羅希洛夫來我國訪

問的蘇聯同志的說話、鄧初民在光明日報上的文章的影響。他們都曾經這樣說過，周總理在杭州和隨同伏羅希洛夫來我國訪問的蘇聯同志說過，如果“三害”不根除，十年後人民就會打到北京來。孫明久企圖借此迷惑群眾，混淆視聽。同志們一致揭露他這是有意歪曲人民日報的社論和毛主席等人的講話，並借此推卸責任，嫁禍于人。

理窮詞拙、真形畢露，孫仍企圖混騙過關

當同志們問根據什麼說：多少年來，人民長期受着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無情摧殘和壓抑時，孫明久又要起了他那狡賴欺騙的伎倆，起而歸之于這是受了人民日報社論和毛主席講話的影響，繼而在同志們揭穿他這鬼話在人民日報社論和毛主席講話中不會找到任何根據後，他又感到理窮詞拙，無所對，於是便惱羞成怒地高喊道，這是我反黨！企圖在空洞的大帽子底下滑過去。可是，他這些鬼把戲又能騙得了誰呢？同志們毫不放鬆，繼續追問他反黨究竟表現在那些具體事實上。他又全盤翻案，氣沖沖地說，反黨是你們給我扣的，我只承認有反黨情緒，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根本想不通。同志們一致指出，說孫明久反黨並不是給他亂扣帽子，而是有事實根據的，這可以從他的許多言行——對肅反運動的污蔑，對同學們的煽動，對社會現狀的歪曲，對黨員的丑化等各个方面得到充分的證明。

唯有向人民請罪，才是孫的出路

會上，同志們對孫明久的一些其他言行也進行了質問，他仍然是多方狡賴。他的這種極不老实的惡劣態度，使同志們非常憤慨，一致要求會議還要繼續下去，直到孫明久老老實實地全部交代問題為止，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同時，也一致警告右派分子孫明久，要老老實實，端正態度，狡賴和否認只會更加激起群眾的憤怒，只會自己把自己拋于人民之外。孫明久必須老老實實地向人民請罪，舉手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斥“回音社”(三)

回音社的基本方向是什麼？

余瀋陽

“回音”第一期“本社聲明”上面寫着：“我們熱愛黨和毛主席”，“反對一切企圖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行。”在第五期的“編后語”又說：“回音”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

判斷一個刊物，一個人的言論的好壞是否以它(或他)自己所掛的招牌為依據呢？階級鬥爭的經驗教導我們：評定一個人的言論不能以他自己所標榜的東西為根據，而必須深入這個人的內容，抓住問題的本質，運用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條標準，才有可能獲得正確的答案。

我們讀一讀“回音”一期至五期的文章，只要站在擁護社會主義和擁護黨的領導的立場，就不難看出“回音”社的調子名為擁護社會主義，熱愛黨，實則離開社會主義，向党進攻。請同志們看看“斥向音社”(一)(二)兩篇文章的分析，就可了解。“回音”這個刊物的基本特點有以下几个：

- 一、誣蔑黨的領導，謾罵鋼鐵學院共產黨組織，說它是一手包天的組織。
- 二、毒化鋼鐵學院黨群關係，將黨員和群眾的關係當作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能捏着鼻子呼吸”。
- 三、利用鳴放機會，大肆散佈群眾對黨的整風失去了信心的空氣。
- 四、惡毒地打擊積極分子，說他們都是拍馬求榮之士，說什麼“唯唯諾諾被當作是對黨的忠誠”，並誣蔑黨的發展工作，好像不知有多少品質惡劣的人被吸收入黨。(上述四點，可參看斥“回音社”(一)的分析)
- 五、否定肅反的成績是主要的，有意夸大肅反工作中的缺點。緊緊地抓住肅反的缺點，向党進攻。
- 六、在劉叔儀教授肅反“被鬥”的問題上大肆渲染，利用黨委處理這問題的某些缺點，將鋼鐵學院肅反運動描寫成漆黑一团，說這個運動破壞了法制。(上述兩點，可參看斥“回音社”(二)的分析)不難看出，為了迷惑群眾，“回音社”所要的手法 and 伎倆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標榜熱愛黨，探討真理，正視現實，反對教條主義(見“回音”第一期)；第

二、夸大缺點、夸大錯誤，有意混淆個別情形和一般情況，他們利用這個手法來把過去巨大的工作成績，來個一概否定。“回音”第二期對鋼鐵學院肅反運動的評論是個非常突出的例子；第三，看形勢對己不妙，趕快打起反右派的旗子(如“回音”第四、五期)，掩護退却，有人覺得“回音社”已轉變了立場，這是受表面現象所蒙蔽，而看不出他們的伎倆。

“回音”社結束時寫了一個編后語以及後來發表了一個聲明(見大字報)，說過去由於思想認識水平低，知識分子偏激情緒，用詞上尖銳了些，“個別主要編輯立場模糊”。同志們，我們能相信這些話嗎？“金蟬退殼”之術還想蒙混過關嗎？我們知道，提意見有點偏激情緒不等於對事實的歪曲，尖銳的意見不等於謾罵和誣蔑。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是善意的，後者是惡意的；前者是有事實根據的，後者是遠遠地離開了事實。“回音社”的編輯們還想抓住第一期掛起來的招牌，好像方向是正確的，僅僅是“個別主要編輯”離開了正確的方向，他們僅僅犯了“立場模糊”的毛病而已。可是，“回音”編者不僅是偏激情緒問題，因為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他們遠遠地離開了事實，而且對黨實行惡意的攻擊。人們會清楚看出，“回音”的基本方向是以擁護社會主義為名反黨反社會主義為實的方向，他們的立場並不模糊，而是顯明得很，從斥“回音社”(一)(二)兩篇文章和本文的分析來看，難道他們不是顯明地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上嗎？難道“回音”社所披着的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的外衣同它的內身相符合相協調嗎？站在這個立場上的僅僅是“個別主要編輯”嗎？如果要騙人，還得要估計一下對方的智力和警惕精神。

人們還等待着，當然，這種等待不是沒有限度的，假的檢討絕不能逃出已經亮起來的眼睛，老老實實的檢討才能得到人民的寬恕。